

雾里观花

中国戏剧的可能性

中国戏剧出版社

著

杉山太郎

伊藤茂

中山文

译

黎继德



雾里观花

中国戏剧的可能性

著

杉山太郎

伊藤茂

中山文

译

黎继德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里观花：中国戏剧的可能性 / (日) 杉山太郎，伊藤茂，中山文著；黎继德译.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9

ISBN 7-104-01820-4

I. 雾… II. ①杉… ②伊… ③中… ④黎…

III. 戏剧—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IV. J8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8176 号

雾里观花

——中国戏剧的可能性

(日) 杉山太郎 著
伊藤茂 中山文
黎继德 译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2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5 印张 2 插页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册

ISBN7-104-01820-4/J·792

定价：19.80 元



杉山先生与夫人的合影



杉山先生的虞姬化妆照

杉山先生、伊藤先生、中山女士和导演王佳纳女士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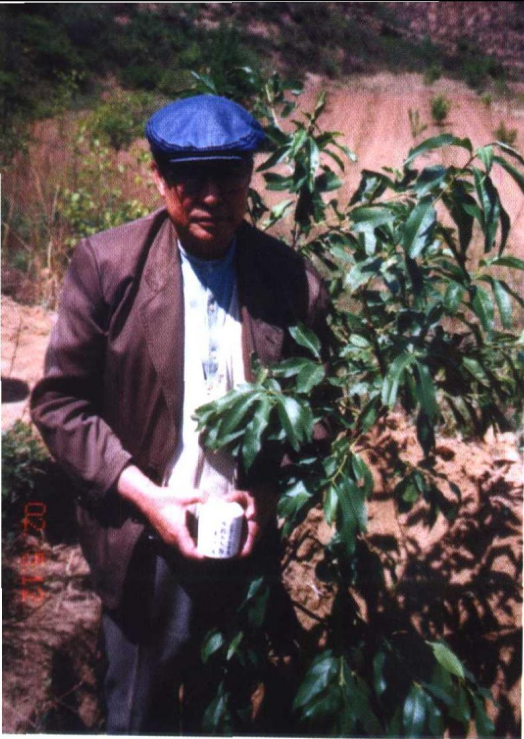


看完越剧《白兔记》后，杉山先生、伊藤先生、中山女士和田村容子小姐上台与导演杨小青、主演郑曼莉合影



杉山先生的父母、夫人与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合影





2002年5月12日，父亲
亲手将儿子的骨灰安葬在中
国的长城脚下



本书译者与杉山先生
合影于广州中山纪念堂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列子·汤问》

序 一

刘厚生

这一本戏剧评论集是三位日本朋友评介中国戏剧的文章合集。对于中国读者特别是戏剧工作者，是有启发、有参考价值也有趣味的书。

日本学人对中国戏剧的关注和研究，早在 19 世纪中叶就已有专著出现，形成气候。20 世纪初像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先生对于中国戏剧的研究达到更高水平。那时的研究对象自然只能是民族戏曲，而且都是对杂剧、传奇等的学术探讨。对京剧也有不少爱好者，写了不少书，地方戏曲则似乎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之内。中国的话剧和日本的话剧（他们叫新剧）都是 20 世纪初从外引进的。近五十余年来，中日戏剧交流日渐繁密，相互的观摩和研究也多了起来，不仅京剧、话剧，由于国家的重视，中国地方戏曲百花齐放，繁荣发展，外国友人的兴趣也迅猛上升。本书作者杉山太郎、伊藤茂两位先生和中山文女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中国戏剧研究家。

本书不是系统性理论性的学术专著，也不是中国当代戏剧的全面评介，只是三位作者近十年来在中国看到的各种戏剧演出的印象、述评和议论。他们不是老相识，只因都常在中国看戏而成为朋友。他们的文章也是各人写各人的，也有二人、三人合写的。思想观点有同有异，乃至各有偏爱，不

求一律。他们基本上都懂中国语文，看戏障碍不大；戏看得多了，更能触类旁通，多方比较，渐入佳境。对某些历史情况和当前复杂现象难免会有某些说得不准确之处，不伤大雅。最重要的，这是三位日本友人对中国近几年戏剧演出（我估计总在100台以上）的真诚评论，是我们理应欢迎的“他山之石”。我觉得，最少有下述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最直接最具体的，当然是他们三位文章中对各个剧目的看法以及他们概括中国戏剧某些现象的综合思致——带有理论意义的思致。他们在日本当然也看了很多戏，自然就会从比较戏剧的角度来探讨问题。比如小剧场运动，伊藤茂先生的《关于小空间戏剧的思考》和中山文女士的《中国小剧场戏剧描写的家庭关系》，都是从“小剧场”这一概念的不同内涵（小型剧场和新潮戏剧）、不同的题材适应，直到对于演技的要求，多角度展开议论，对我们是很有价值的参考。比如杉山太郎这位越剧迷认为应该把女子越剧和男女合演越剧分为两个剧种，以及他对《红楼梦》的电影版和新版A（上海大剧院演出版）、新版B（陈薪伊导演版）的比较，都是有意思的见解或是我们难以注意到的问题。对有些戏的看法我并不同意，如他们对《徽州女人》有所不满，而我是高度肯定，但这个戏在中国就有争论，他们参加争鸣岂不是更热

闹?其实像在对昆剧的看法上,伊藤茂同杉山太郎就有颇大距离(我倾向于杉山太郎)。如此种种还可以举出很多。中国戏剧工作者仔细阅读,我想一定会常常出现会心的微笑,或者跃跃欲试也想投入争论,总是能开拓思路。

这本书引起我注意的另一方面是三位作者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日本学人有一个传统是,确定一个自己有兴趣的哪怕是很小的专题,就全力以赴,全面研究,全神贯注,全心全意地非研究出成果不可。有的甚至父死子继以几代人的精力攻关。中山文女士说她1999年在北京、上海看了253台戏(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日本著名导演内山鹑先生曾告诉我,他去欧洲一年中看了约三百台戏)。杉山太郎是只要中国有戏剧节等集中演出的大型活动,必定赶来观摩,他在中国看过的戏怕已是不计其数了。评论和研究戏剧,第一要义就是必须多看戏(包括有些戏要看多次)。多看戏才能有全面印象,才能有比较,才能深入。他们三位都是这样在打筑坚实的基础。应该说,他们现在还是处在打基础阶段,再过几年,当会有更丰硕的成果。

还要看到他们在评论中独立思考的原则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不再重复。以上这一方面,我以为特别值得中国的戏剧评论家们学习,用以帮助我们克服当前时起时落的浮躁现象。

还有令我深深感动的一个方面:三位作者的活动和他们的文章中显示出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情谊。他们三位都是教授,都不是职业评论家,而他们如此热衷于观赏和研究中国戏剧。他们对中日历史关系都能正确对待,对许多戏的意见都是直言不讳,没有虚假的客套,总是与人为善。在读他们的文章和同他们的接触中,我深感他们对于中国优秀民族文

化的挚爱和敬重。伊藤茂说他看江苏昆剧院著名演员张继青看得“如醉如痴”，杉山太郎在名片上印的头衔是“日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迷俱乐部代表”，更具体说，是茅威涛迷，是杨小青迷。迷的程度达到“看茅威涛演出的满足感压倒一切，只要茅威涛出场就一好百好”。他们称得上是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好朋友。

我同三位作者都有过接触，接触最多的是杉山太郎。我年老忘事，已想不起同他何时何地初见，但我还记得1993年我们一同在大连参加那里举行的中日戏剧交流研讨会。会后我们一同乘飞机去福州观摩第三届中国戏剧节。飞机误点，接机的人走了。我十分着急，带着他坐出租车满城找剧场、找文化局，他却从从容容，微笑着跟我转，好像有了我这个中国人就决不会睡在马路上了。我们没有长时间深谈过，但在一起看戏后也常交换过看法。我觉得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比如在对小百花越剧团的热爱上，感情是相通的。我非常希望他能成为中国戏剧的研究专家。

万万没有想到，2001年有一天，他最好的中国朋友黎继德忽然悲痛地告诉我，说杉山太郎遭遇车祸去世了。我大吃一惊，无法相信又不能不信，中日文化交流失去了一位无可弥补的使者，我也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忘年友人。我只能在这里表示我深痛的悼念之情。

我希望伊藤茂先生和中山文女士再接再厉，更多地观摩中国戏剧并提出你们宝贵的意见。更希望有更多的日本戏剧家继承杉山太郎的遗志，到中国来看戏，研究，写文章，出书。我们需要朋友。

2003年2月

序 二

田本相

雾里
观花
○
六

继德突然打电话来，约我为日本的几位朋友杉山太郎、伊藤茂、中山文教授的《雾里观花——中国戏剧的可能性》写序，说是他们请他转告我。这三位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曾经有过难得的戏剧研讨和交流，我是没有理由谢绝的。

杉山太郎先生因为车祸去世时，我就想写篇文章来纪念他的。过去，我们曾经有过交往，他总是客客气气，笑咪咪地同你打打招呼，给我的印象不爱说话，却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但是，毕竟没有更深入的了解。记得，1998年，我们接受日本话剧人社的邀请，到东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同杉山先生见面了。这次不同了，他是负责全程陪同我们的，因此，无论是开会，吃饭，还是参观，他几乎都陪着。此刻，他还是那副样子，不过笑得更灿烂了，亲切极了。但是，他的话依然不多，依然默默的。是他陪着我们去温泉，去大阪观光的。他的话虽然很少很少，但是他对我们的关照却是十分细心的。这时，我才发现他有时真像一位温柔体贴的女士。

就是在这次，我听到日本朋友还有继德的介绍，才知道他是东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戏迷。据说，只要他听说中国举办戏剧节，或者有他未曾看到的新的剧目上演，不论是在哪里，也不论是戏曲还是话剧，

他一定会去的。据说他看过好几百出中国戏，比中国的某些专家看得还要多。这就让我感到惭愧了，无形中对杉山先生产生一种敬佩之情。他更是一位越剧迷，谈起越剧来如数家珍，那种由衷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不容他人对越剧有丝毫贬抑。只要看看收到这个集子里的他写的有关越剧的文章，就知道他确是一个超级越剧迷了。短短几天相处，使我们的友情更为深厚了。

而这次会面竟然成为最后的诀别。当我听到他突然去世的消息，真是不敢相信，心中留下深深的悲痛。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灿烂的笑容，他那默默的憨厚的身影，自然，也永远纪念着他对中日戏剧交流所做出的令人尊敬的贡献。

中山文教授是到北京大学访问期间与我相识的。她本来不是研究戏剧的，可是一到中国来，就为中国的戏剧吸引了，只要有演出她就去观看，而且写出笔记。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在北京只有10个月吧，已经看了七八十出中国的戏曲和话剧了。我真为她的精神感动了。我说，当您看到100出中国戏的时候，我负责召开一个座谈会来纪念。

翌年，她看了120出中国戏了，从上海赶到北京，我特地请来中国的几位女戏剧研究家，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的章诒和，话剧所的宋宝珍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邹红女士，还有

继德。记得我专门找了一家十分雅静的饭店——“东坡故里”，一边喝茶，一边座谈。先由中山文教授谈她观看中国戏的感想，然后大家围绕她的话题展开讨论，谈得十分热烈，大家都为她的勤学好思的精神所感动。她每一个星期起码要看两三出戏，而且，不只是在北京和上海看戏，是十分辛苦的。

应当说，中日戏剧演出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中国的学者研究日本戏剧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戏剧的，却为数寥寥，因此，学术交流显得薄弱。那么，像中山文教授这样的热衷中国戏剧的人，自然就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伊藤茂教授是经过中山文教授的介绍相识的。他是一位日本传统戏剧的研究专家，而且做过日本狂言的演员，目前是话剧人社关西分社的秘书长。他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到上海访问，看了一些昆剧、京剧和越剧的演出而迷上中国戏剧的，因此，也成为中国戏剧研究专家了。他写的《上海的舞台》一书，在日本戏剧界颇有影响。

他和中山文教授有时到北京看戏或开会，我们就常常约在一起，或者谈谈中国当下戏剧的发展，或者就讨论刚刚看过的戏剧。我们谈得十分开心。记得是2000年北京人艺正在演出李六乙的《原野》和任鸣导演的《日出》，他们也来看了。我们在一间茶馆里闲谈这次演出，事后由宋宝珍女士将这次谈话纪录下来，标题是《中日戏剧研究者畅谈“新版”话剧〈原野〉〈日出〉》，发表在2000年9月15日的《人民网》上。这里，我把它照录如下，作为纪念：

中日戏剧研究者畅谈 “新版”话剧《原野》《日出》

近年来，日本的一些学者对中国戏剧演出非常关注，每有演出季或比较有影响的演出，他们常常飞到北京来，先睹为快。今年是曹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北京人艺为此复演和排演了先生的《雷雨》、《日出》、《原野》，《雷雨》因以尊重原著为基础，且演出多次，故观众无甚异议，而《原野》因全面改写了原著，《日出》因将戏剧背景当代化，故引发了颇多争议。日本学者、神户学院大学人文学部伊藤茂教授、中山文教授，在网上看到消息，特意赶来看演出，并诚意邀请曹禺先生的研究专家田本相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及其学生，做了一次观戏杂谈。

田本相：伊藤先生对中国戏剧很熟悉，近年来看了大量演出，对上海和北京的戏剧颇有研究，还是请您先来谈谈观看《原野》、《日出》后的感受。

伊藤茂：我在来北京之前，很注意看网上所载的演出评论，发现中国的评论家对《日出》评价较高，对《原野》评价较低，我看应当相反。《日出》看过后，我第一次对北京人艺的戏生气了。

我还是先说《原野》吧。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说看不懂，我觉得应当能看得懂。我是日本人，剧中台词说得很快，我有语言障碍，但这与戏的好坏无关。这个戏的导演，他对原作进行了解构，然后进行了再建构，他要做新的《原野》。这个新《原野》里有三个内容：一是三个杀人事件，大星父亲对仇虎父亲的杀害，仇虎杀死大星，小黑子被杀，

主要行为动机是寻找杀人者；二是怎样走出封闭的世界；三是试图建立剧中人物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演扩大了原剧的内涵还是创造了新内涵我不知道，这样的演出在纪念曹禺先生诞辰的时候推出来是否合适，我也不去说它，但如果导演利用原作来表现他自己的人生观，我认为这样的做法还是好的。走出封闭的世界，这是现代人共同的困境。在曹禺先生的原作中，金子有可能从黑林子里走出去，而新《原野》中，6个上场的人都走不出去。导演还很年轻，思想很悲观，这不大好。我希望他能通过戏剧找出6个人都能走出黑林子的方法。

这个戏注意发挥小剧场的条件，导演在这方面干得不错，灯光、舞美虽很抽象，但并不使人不舒服，没有大剧场的痕迹。日本人不把青艺小剧场叫做小剧场，因为它是大剧场的小型化。我们还认为，像《盗版浮士德》这样的戏，应当拿到青艺剧场去演。

就新《原野》的表演而言，我认为扮演焦母和仇虎的演员演得不错，特别是那个演焦母的，她是有意识地要从原作中走出来变成另外的一个人。

如果人家不知道曹禺先生的原作，只凭现在的演出版本，把《原野》和《日出》搬到日本去演，我们日本人可能会对《原野》更感兴趣一些。但是，在纪念曹禺先生的时候，《原野》这样演法，不合适。也许这个戏没有找准它应当有的演出时机。

田本相：您刚才说到新《原野》里涉及到了“怎样走出封闭的世界”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导演所做的开掘，而是曹禺先生剧作中一贯表现着的戏剧思想，也是其剧作之现代性的突出表现。在《雷雨·序》中，曹禺就说过，宇宙是一眼